

何仁

著

作家出版社

寻找爱人

金豆豆
银豆豆
最后栽了个泥豆豆

金豆豆
银豆豆
最后栽了个泥豆豆



1247.57/356



寻找爱人

何

仁

著

藏书章

作家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263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找爱人/何仁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1. 12
ISBN 7-5063-2220-X

I. 寻… II. 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1540 号

寻找爱人

作者: 何 仁

责任编辑: 江 雪

责任校对: 晓 清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40 千

印张: 9.75

插页: 2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220-X/I·2204

定价: 1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据说，北京目前有几十万大龄青年，我就是其中的一位。

记得刚上高中时，班里有几对“恋爱青少年”，一位老师在课堂上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现在千万不要早恋，否则影响了学习会后悔一辈子，等你们考上大学后，想怎么谈就怎么谈。

那时我刚 15 岁，于是便憧憬着上大学谈恋爱的日子。想着等我 18 岁考上大学后，就是成人了，就可以并且必然会好好地谈恋爱。那时看一些报刊上说一个人二十五六岁了还没有对象，自己就觉得那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那么大了还没结婚，真是可怜。

25 岁生日那天，我写了一篇日记，内容只有一句话：天哪，我已经 25 岁了！

如今，我比二十五六岁又大了五六岁。我仍是孑然一身。

前两年，有许多人问我：这么大了为什么还没找对象、结婚呢？

我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春天里别做秋天里的事”，可一觉醒来，才发现“秋天已经到了，可春天里的事还没做。”

我是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大龄青年的。



RBB76 / 11



目 录

大学时代	1
初恋	5
穿蓝色夹克的历史系女生	12
舞会	15
我的师妹	20
穿蓝色夹克的历史系女生认识了我	36
师妹又冒了出来	41
中秋节	48
上海女博士去了贵州	50
大龄青年	54
第一次介绍	60
师妹分配到了北京	63
第一次见面	69
追寻师妹	74
散心之旅	85
网恋	88
又见师妹	99
漂亮女子	105

人大 MBA	111
女法官	118
心病	122
北大女博士	127
上海之行	141
初识	165
她突然间把手伸给我	171
她在与别人交往	175
露馅儿	185
跨越新世纪	190
给她爸打电话	197
请她的同学	204
酒吧里	208
第二次给她父亲打电话	216
冲突	223
过年	230
情人节	236
断交	243
期盼春天	249
实际情况	261
失约	270
最后的礼物	276
奶奶病重	287
我的“爱人”	289





大学时代

18岁时，我考上了大学，有了老师所说的“想怎么谈就怎么谈”的自由。可到了大学后突然发现，大学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美好，周围的女生也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可爱，自己很是伤心。

在我此前的想象里，大学应该是“人间天堂”抑或“天上人间”。那里有学识渊博的教授，有美丽多情的女生。那是一个自己全然陌生的世界，那里应有知识，也应有爱情。那是一个阳光明媚、鲜花盛开的人间天堂；那是一个无限美好、幸福无限的天上人间。

我们同系同级的共有百余名学生，我学的是文科，女生约占六成。可我发现这芸芸众“生”里并没有自己原来想象的“天上仙子”、“人间尤物”。她们同我在中学里的女同学没有什么两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如我的中学同学。这就是大学吗？这就是大学女生吗？身处这样的大学，面对这样的女生，被幻想孕育、支配的我怎么可能产生爱情？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现实世界里，我没有遇到颜如玉，那我就到书中去寻找吧。书中真是一个奇幻的世界，那里有“月朦胧鸟朦胧”、“青青河边草”、

“聚散两依依”，那里有“人的哲学”、“走向现代化之路”、“西方文官系统”、“国家间政治”、“君主论”、“梦的解析”、“美的历程”、“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那里有……

我在书中勤奋地寻觅，我获得了些许满足，找到了一些惊奇，拥有了几分欣喜。书籍是个万花筒，任何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所向往的。书籍同时也是个魔镜，它使人陶醉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逃避着现实。

学海无涯，“读书害死人”。大学里自己读了几百本课外书。自己没有了课余时间，几乎所有的日子都在读书。我想等着自己毕业走向社会后，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外面的世界一定很精彩，外面的姑娘一定很可爱。

那时大学生入校总会掀起一阵舞会热，在中学里没有这样的机会，也没有这样的时间。现在什么都有了，可以公然地、合理合法地搂着异性跳舞了。学校一周有好几场舞会，学生们也都兴冲冲地忙着学跳舞。跳舞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开天辟地的事。记得第一次跟一位女同学跳舞时，我的手心直冒汗，心则怦怦地狂跳，觉得自己真是走进了新时代。

大学里的舞会热是持续高温，一浪高过一浪，一些同学也在跳舞中找到了恋人。

我则在大学第一个学期就永久退出了舞场，因为“我不愿碰别的姑娘的手，那样不好，这辈子，我只与我的爱人一个人跳舞。”

这么想，心里便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充实。因为心中有足乐者：我的爱人一定是一位非常好的姑娘，比我周围所有的女生都要好。于是我更加努力地去学习，去读书了。

我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家庭，在男女交往方面很保守。因为传统和保守，所以我好像在这方面比别人晚熟好几年。

大学时代，也曾有过在校园里遇到美貌女生，自己便心跳

不已的时候，但终究没有爱上谁，也许那时我还没有学会爱，还不知道怎么爱吧。

大三的时候，发现外语系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女生，每周二和周五上午的课，我们总在同一教学楼的同一层上课。每次课间休息的时候，总能在楼道里看到她。她梳着披肩发，瓜子脸，眼睛大大的，1米60左右的个子，苗条中充满着张力，走路常常是在小跑，说话声音不大，好像也不太爱说话。

我总觉得她似曾相识，但总是不能确定是在何处相识。她有些像我想象中的林黛玉，但她要比林妹妹少些娇柔和忧郁；她有些像我想象中的薛宝钗，但她要比薛妹妹多些矜持和美丽。她有些像戴望舒魂牵梦绕的“悠长悠长的雨巷中丁香一样的姑娘”，她有些像“月朦胧鸟朦胧”，她有些像……

我很想找个机会上前与她搭讪说句话；我很想给她写个字条说“我喜欢你”；我很想提上宝剑，雄赳赳，大步流星地走到她面前，声音宏亮地对她说“嫁给我”；我很想……

但我终究是在偷偷地想，我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不敢做。我想着也许有一天，上帝会安排我在一个悠长悠长的雨巷遇到这位散发着丁香一样的芬芳的姑娘。我想肯定会有这么一天，肯定会有一个很浪漫的开始，一个很热烈的过程，一个很幸福的结局。

我相信上帝，相信圆满！

不久，在宿舍晚上的卧谈会上，舍友披露了她的详尽“资料”：名字、年龄、籍贯，以至父母的情况都应有尽有。这时，我才知道原来“英雄所见略同”，盯上她的可不止我一个人。她叫王茜，哥儿们给她起了一个外号“西瓜一号”。据此，又给别的一些“看上去很美”的女生起了“苹果一号”、“香蕉一号”、“芝麻一号”等。

同宿舍一位叫高宏的同学在卧谈会上宣布将去追“西

瓜”，我们开玩笑说“高宏想吃天鹅肉”。高宏个子不高，其貌不扬。我们开玩笑说，他有个很好的姓——“高”，但可惜他的名不好——“宏”，一个宝盖头把他压得长不高。我们建议他改名叫“丰”，那样就可以从地一直顶到天。无论我们说什么，高宏都不生气。他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人也很聪明，围棋下得系里无人可以匹敌，球场上也是一员骁将，尽管球技不敢恭维，但拼抢起来横冲直撞，勇猛无比。可无论如何，大家都觉得他追“西瓜一号”是有些不自量力，滑稽可笑。

我也这样认为，我觉得“西瓜一号”应是我的。因为我有一种感觉，一种似曾相识，前世有缘，上帝安排的感觉。“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佳偶天成”，我在等待着上帝的安排。

又过了一段时间，高宏与“西瓜一号”谈恋爱的消息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众多像我一样敢想不敢做而又自以为是男生们个个扼腕痛道，“气愤”不已。

“西瓜”事件很快就过去了，还没等我爱上“西瓜”，“西瓜”就已在我心中没了光辉。我仍旧一门心思地读着圣贤书，在书中“住着黄金屋，爱着颜如玉”；我仍旧信仰着上帝，佳偶靠天成；我仍旧相信着总有一天我会在一个悠长悠长的雨巷遇到一位丁香一样的姑娘，才子配佳人。

外面的世界一定很精彩，外面的姑娘一定很可爱。

大学时代就这样结束了，没有风，没有雨，没有惊雷滚滚，我没有与一个女生谈恋爱。

当我从校园走向社会后，又猛然发现，外面的世界其实很无奈，外面的女孩也并没想象得那样可爱。

“月亮”还是校园的圆，姑娘还是大学里的好。

自己开始后悔了，自己开始有些怀念“同桌的她”了。

但一切都已经晚了。



初 恋

我会永远记得那一天，12月10日。大学毕业一年后的那天下午，我去看一位老同学。一进她的办公室，我的眼前突然一亮。一位穿红色大衣的姑娘正对着我，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短发头。那一刻……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一见钟情”这个词的含义。同学介绍说，这是她的同事，叫孙yan，我没有问是哪个yan。但我敢肯定绝不是“燕和艳”，因为我此前认识很多“燕和艳”，而她与众yan不同，她一定是一个与众不同的yan。我和她说了几句话，当时我惟一的感觉就是“终于找到火山口了”。

我爱上了她。

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爱上了她。

此后，我开始隔三岔五地去拜访我的老同学了。我知道了她叫孙彦，正如我想象的，不是一个普通的yan。我觉得我更有理由爱她了，我有一种感觉，也许是上帝给我的一种感觉。我想我终于找到自己要爱的人了。

我不知道，是我的同学看出我去拜访老同学是“项庄舞剑”，还是老同学特别关心我，反正同学很快就对我直截了当

地说：“你觉得孙彦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我装疯卖傻。

“人啊。”

“挺好的，我觉得你们都挺好的。”我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接下来，我的同学开始给我介绍她的好处了，什么学校毕业，家庭如何，为人怎样……她仿佛是在极力推销一种商品，殊不知，我早已欢喜在心头了。

“你是一个挺好的人，我觉得你们挺合适的，愿意交往交往吗？”我的同学很老道，她大学一毕业就结婚了。

“嗯……”我心里乐开了花，感谢上帝！可嘴里却支支吾吾着，试图去维护尊严。

真是要命。

“你要是没什么意见，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我的同学真是干脆利索，善解人意。

我忘记那天我是怎样回的家，我只记得那天的太阳离我特别特别近，阳光是那样的灿烂，空气是那样的清新，周围的人流、车流、道路、楼房都是那样的和善、亲近。

那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日子。

我爱上了她。

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爱上了她。

不，这又怎是一个爱字可以了得。那分明是火山爆发了。滚烫的岩浆在地壳下面酝酿了好几个世纪，现在终于要冲出地面了，不，已经冲出地面了。

我终于找到了与我一生跳舞的人。

我开始憧憬起未来了，我和她……想的是那样具体和清晰……

我“恋爱”了，是“初恋”，也是“热恋”。





初
恋

那年，我 23 岁。

我在等待着幸福，我在幸福中等待着。然而，我的老同学却没了音讯，我已不好意思再去找我的同学了。因为我的同学把问题挑明了，如果我再去的话，那真是有些没“修养”了。

我“恋爱”了，是“初恋”，也是“热恋”。

尽管我没有再见过她。

又一年的春天到了，我的同学终于跟我谈那事了：孙彦不愿意。

……

我的同学说了什么？

这怎么可能呢？

怎么会是这样呢？

她为什么不愿意？

难道我不好吗？

难道我还会被拒绝吗？！

难道喷薄而出的滚烫岩浆要被重新摁进火山口下面吗？

难道这就是我的初恋吗？

难道……

天哪！

我不知道那天我的同学看到的我是什么样的表情，我也不敢去想象。

我培育了 20 多年的美好感情就这样被人否定了。

上帝死了，我哭了。

我很激动，也很愤怒。

于是我给孙彦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把激动和愤怒宣泄了一番。我在她回家的路上等她，把信交给了她，并告诉她，

两天后，此时此地，我还要把信索回。

两天后，她如约而至，她把信交给我说：“咱们一起走走吧！”

“我还有事”。我旋即骑车离去，我终于也拒绝她了。

可是，我很快就发现要把那喷涌而出的岩浆再摁回火山口下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我忘不掉她。

于是，我决定去寻找一件更重要、更美好的事情去做。这样也许可以冲淡以至完全忘记她，我心想。

什么事情能够比那件事更重要、更美好、更令我投入呢？我找了两个月，却一直没有找到。我越来越发现，我是那样地爱她。

我为什么会那样爱她呢？

她好。

她确实很好，但好到使我值得难以忘怀的地步吗？

我确实难以忘怀，她真是值得我难以忘怀！

那就去找她吧，我觉得我们今生一定有缘！

于是我去找她了。办公室是不能去的，因为那里有我的同学。家里是不能去的，太过分了。我又开始在她下班回家的路上等她了。只要有时间，我就会跑去。

她骑车过来了，我心狂跳起来。她骑车过去了，她没看见我，我怎么不喊她一声呢！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还在等什么。就这样，我几乎天天跑到那里等她，看她，但无论如何就是不敢喊她。我对她的感情也在这日复一日地默默修炼中不断升华。她成了我心中的一尊神。

6月的一天，下着瓢泼大雨。我骑着车，打着伞，在大雨中艰难地行进着。“今天我一定要告诉她，我爱她！”我不断地鼓励着自己。

雨是那样的大，哗哗地往下倒，路上的人很少。

她骑车过来了，尽管穿着雨衣，但我仍然能够认出她，一定是她。即使闭上眼睛我也知道是她过来了，是感觉，是一种很神秘、很特别的感觉。

“孙彦！”我终于大声喊了出来。

她扭头看见了我，随后下车。“你怎么在这儿？”

“没事”，我微笑地说。

我是个毛头小伙，没有一点经验，她一定看出了我的不自然。

我们在雨中默默地对视了一会儿，我觉得，我得说话了，不然的话，我就一无所有了。

“下雨，路滑，骑车慢点儿！”我微笑着对她说。

“谢谢！”……“你有什么事吗？”她看着我。

“没事”。

“再见”。

她骑车走了，我在大雨中望着她远去的身影，身影远去后，眼前就只有瓢泼大雨了。我的眼睛一片模糊，我不知道那是雨还是泪。

整个世界都在下着瓢泼大雨。

此后，我很少再去路上等她了，但我仍然天天想着她，她是我心中供奉的一尊神。

我的同学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恋爱、结婚了，也有人开始给我频频介绍对象了。无论是谁介绍，无论介绍的是谁，我都一概拒绝。我的理由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个问题。

其实，当时我的心里只有她。

但我已经不再去找她了，我已经好久没见着她了。我总在盼望着，有一天我能与她不期而遇，然后，我们好好地聊聊，我觉得我们今生一定有缘。

终于有一天我看见她，她也看见了我，她随即下车，而我却装作没看见骑车远去。

我希望我自己做的与我实际做的总是南辕北辙，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搞的。

几个月后，我从同学那里知道，她与别人开始谈恋爱了。

大约半年后的一天晚上，我的一位哥们儿来找我下围棋。其间，突然停电了，于是我们点起蜡烛继续下。一边下棋，他一边对我说，他的一位男同事明天要结婚，新娘子是某某单位的，人挺好。我问：她叫什么？我有同学在那儿。他说，大家都叫她小孙，是西北大学毕业的。

那晚，我棋下得一塌糊涂，失精散神。那晚，我彻夜难眠。第二天起床后，发现自己的脸色是那样难看。心想，昨晚幸亏停电了，不然的话，我的哥儿们一定能看见我那可怕的脸色。

这年秋天，我离开这座城市到南京上研究生去了。

那年我 25 岁。

研究生宿舍里一共住着 4 位同学，其中一位是老大哥，30 多岁，女儿已经快上小学了。这位仁兄是我们宿舍的“导师”，常常给我们讲些以前我们没有听说过的“真实故事”，当然都是些婚恋情爱、人世百态。

我曾经问他“如果你特别喜欢一个人，而这个人已经结婚了，如果有一天，她因故离婚了，你觉得还应该找她吗？”

“如果特别爱她，那她是否结过婚又有什么呢？”“导师”说。

听完“导师”的布道，我又觉得，我的初恋，我的那份爱还没有被彻底埋葬。

我在上大学时，曾拒绝跳舞，我不愿碰别人的手，“我一



初

志

生只与我的爱人跳舞”。我也希望我的爱人同我一样“真”和“纯”。而今天，我却问“导师”结过婚的女人的问题，真是不可救药。不过，我想“导师”说结婚没结婚无所谓，那是因为他结婚了，他说这句话时有私心。我们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

结婚不结婚是有所谓的，没有结过婚的我这样认为。

这是我的初恋，这能叫初恋吗？没有对象，没有互动，没有……，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我几年不散的一厢情愿的单相思。

1999年的春节，我在那座城市度假时，又偶然遇到了孙彦。那天她领着她的女儿，女儿已经会叫叔叔了，长得像她的妈妈一样美丽。

孙彦问我：“结婚了吗？”

“没有”。

“为什么还不结婚呢？”

“不太合适，你赶紧回去吧，外面冷，别让孩子着凉。”我不想跟她谈论这个话题，也不想跟她谈论任何话题，尽管当时看到她，我心里很高兴，但好像又不全是高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那天，我们说了不到两分钟的话，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